

高龄孕妇染疫 诚念九字真言躲过大难

今年年初，住在洛杉矶的高龄孕妇 Carolyn 被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COVID-19），当时她身体出现偏冷、头痛、失去味觉和嗅觉、鼻腔干疼、无法呼吸、全身酸痛等症状，让她陷入深深的痛苦和绝望之中。但就在她改变想法，诚心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后，她的身体状况慢慢出现好转。如今，她与腹中胎儿平安无事，两次检测结果皆呈阴性。

今年已经37岁的Carolyn，与先生结婚5年，终于在去年7月怀上第一个宝宝。今年1月7日，已经怀孕26周的她，身体突然出现状况，起初是她的喉咙有些不舒服，两日后就开始感到全身发冷。她说：“先生让我去院子里晒晒太阳，整个一上午，我虽然沐浴在阳光下，从头到脚还包裹着一层毯子，但还是感觉很冷，头轻微微有些痛，与刚怀孕前3个月得的流感症状很相似，我还郁闷，流感疫苗刚打过，怎么没有效果？就在我失去味觉与嗅觉前，我都不愿意往COVID-19病毒上去联想。”

“再后来，鼻子开始不通气了，鼻腔干疼得厉害，这种感觉之前从未有过。由于鼻子不通气无法呼吸，我就用嘴巴呼吸，但嘴唇太干，嘴唇时不时地出现血痕。当然最难熬的是全身酸痛，感觉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关节也疼，哪里都疼。”她说。

1月10日下午，Carolyn与一位朋友聊天时，听到了朋友的特殊经历，就让她受到启发。

她说：“上次去产检畸形排查的时候，医生说过我的孩子好像胎位前置，随时会大出血，还可能会早产。我跟朋友聊到这个问

题时，没想到朋友居然告诉我，她以前生过两个孩子的时候也都是胎位前置，但两个孩子最终都是足月生下来的，生产均很顺利。朋友告诉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不会有事。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从那时起没事我就开始念。”

其实，Carolyn的先生就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以前她时常听说过法轮大法的神奇。几年前，她自己还修炼法轮功有几个月，但因一直抱着寻找奇迹的心态，不久就放弃了。再加上自小生活在中国大陆，接受过无神论的教育，以及后天被灌输的不好观念，她有时思想中还会有一些对大法不太尊敬的想法和言论。

古人所说的，凡事要“心诚则灵”，此次听朋友一讲，正被病痛折磨的她，又抱着尝试心态，开始上网看法轮功讲法录像，但Carolyn说在她的思想深处，仍没有完全相信大法的神奇，也没有改变应尊重大法的观念。

确诊染疫

1月11日，她虽感觉身体没有那么怕冷了。但吃草莓时，口中只有甜味，却闻不到草莓香；吃菜只有咸味，却品尝不出什么菜。“当我把症状讲给家庭医生后，他几乎很肯定地告诉我是得了COVID-19，让我最好去做个核酸检测。并建议我买一个血氧仪，时刻注意数值的变化，一旦低于90，建议我去急诊就医。”

从那时起，Carolyn就开始发烧，而且越来越厉害了，发烧的同时全身剧烈疼痛，让她整夜无法入睡。她说：“以前我经常在脑

子里想什么时候在美国能拥有自己的房子，追求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在那一刻我感觉那些都是浮云，一点没有意义。”

1月12日，她做了快速测试，20分钟后结果出炉，检测结果呈阳性，确诊染疫。

诚念“九字真言”见证奇迹

回忆起当时发烧的经历，Carolyn说，她当时实在太痛苦了。“有时盖一层被子，都汗如雨下；有时盖了四层被子还冷得全身发抖。发烧期间血氧值最低94，心跳每分钟在135下左右。无法起床也没有胃口，先生把饭菜端到床边一口一口喂我进食。”

身体健康状况的急速下滑，让身为将要母亲的她，遇到了最不想遇到的情况。“我感觉不到孩子的胎动了，确诊后的下午我赶快吃了Tylenol，出了一身汗，发烧退下去了，但过了2个小时又接着烧。咽喉痛，每咽一下口水就如刀片割喉一样的疼。一开口说话，气不够就喘。那段时间，我总感觉自己要坚持不住了，离死亡越来越近了。”

当天夜里，她说：“我因咳嗽睡不着觉时，先生突然和我说了句‘人心的转变才能使事情向好的方向转变’，说这是一个谜语，让我猜。第二天说起这件事，先生和我说‘你嘴上念着大法好，做的事情、说的话却会让别人觉得大法不好，想得到大法的恩惠，却又无意中在破坏大法，可能效果就会差’。听到这里，我觉得心灰意冷，让我先生扶我躺下后。突然间，我说‘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我就诚心默念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在诚心默念“九字真言”后的2个小时，Carolyn发现一切开始向好的方向变化。她先是吃了Tylenol，发烧像上次一样被逼退了，但神奇的是，发烧的情况没有再出现反复，而是彻底消退了。“那天晚上，我就能站起来炼了十分钟法轮大法的第三套功法。”

她说：“接下来的两天，虽然还是觉得浑身疼痛，说不出话，但还是坚持默念九字真言。也有炼第三套功法，有时一天能炼20分钟，有时炼30分钟；同时还喝着朋友送来的金桔蜂蜜茶和昙花止咳；到第三天，全身不那么痛了，还能开口说上几句话。晚上睡觉，咳嗽得还是很厉害，我就心里面一直念“法轮大法好”。又过了两天，奇迹般的，呼吸道症状全部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后，Carolyn就开始出现饿的感觉，想吃东西，体力与精神也一天比一天好。“这样我每天除了炼第三套功法以外，还炼第一套功法。直到1月28日，我做了核酸检测，结果变为阴性；2月3日再次做了检测也是阴性。除了嗅觉还没有恢复，其它症状基本消失。”

在拿到两次阴性报告后，Carolyn抱着忐忑的心，到医院做产检：“神奇的是，医生告诉我，宝宝一切正常，而且就连之前说我有胎位前置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让我可以考虑顺产。”

目前，闯过这次大难的Carolyn说，她的嗅觉已经恢复了不少，“今后遇到困难，我还是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也会跟朋友们分享我的真实经历”。◎（姜琳达）

一位中国流亡女商人向美政府作证的那一刻

2003年1月10日，中国辽宁省女子监狱。三监区二楼的一个小仓库里，三个打手将王春彦打倒在地。两股电线被拧成一根粗铁线。两人按着她的背，一人用电线抽打。王春彦的后背鲜血淋漓。

2021年3月23日晚，美国弗吉尼亚州。王春彦站在斯波特夕法尼亚县（Spotsylvania County）政府的会议大厅里，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幸存者的身份作证。此刻，她感慨万千，“强忍着眼中的泪水”。“我无法想像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挺幸运，又心酸。我差点被迫害致死，可能被强摘器官。”

王春彦表示，身边太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跟我一起被判刑的人死了；到北京（上访，去车站）接我的两个人死了；跟我一起进监狱的人，也被迫害死了……”

她说，“我想到了那么多被迫害致死的人，而我还活着。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的邪恶。”

此时此刻，在中国的一幕幕，一张张熟悉的脸庞，都浮现在她的眼前……

一起被非法庭审的李忠民被迫害致死

王春彦说，站在斯波特夕法尼亚县委员会前的那一刻，“我想起了与我同一个案子的（法轮功）同修李忠民。他当时才28岁（虚岁），后来被活活打死了。”

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不顾中央政治局其他六个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下令镇压法轮功，控制所有的电视、报纸、电台，铺天盖地地诽谤和抹黑法轮功。

为了揭穿中共的谎言，法轮功学员开始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

李忠民，当时在大连建立了一个法轮功真相资料点。王春彦，拥有一家外贸公司，有车，经常帮忙运送资料。两人后被非法抓捕。

“我们是一个案子，一起上法庭，一起被提审。”

李忠民后被关入在大连的姚家看守所，遭受各种酷刑。王春彦，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和辽宁省女子监狱。

2003年3月4日，李忠民被迫害致死。

目击者看到，李忠民遗体多处重伤，脑后部有淤血，大腿内侧大片青紫，后背多处红点，眼窝深陷。

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 被迫害致死

王春彦说，“1999年9月26日，我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



王春彦于2016年5月26日在美国国会“中国人权灾难及迫害者承担罪责”研讨会上展示她熟悉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

王春彦的外贸公司年净收入可达百万元人民币。她由于过度操劳，落下一身病。修炼法轮功后，王春彦的严重失眠、类风湿关节炎、心脏病等疾病都好了。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性命双修功法，包括五套功法动作，祛病健身效果神奇。

中共迫害后，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想到了上访，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王春彦，也是其中一个。

王春彦说，“我到了北京站后，去接我的两个人，都被迫害死了。一个叫陈真丽，一个叫孙莲霞。孙莲霞是大连市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孙莲霞和我，是一个学法组的（指阅读法轮功书籍）。她俩先到北京（上访）的，所以去接我。”

孙莲霞，大连市沙河口区法轮功学员，2000年秋被关入大连市劳动教养院。期间，孙遭野蛮灌食，致鼻腔、食道黏膜损伤，鼻孔出血，咽喉、气管发炎。

在孙莲霞生命垂危的最后二小时，大连市劳动教养院，也没有停止对她的摧残。

2001年1月16日，孙莲霞被迫害致死，时年50岁。

一同被铐进监狱的丁振芳被迫害致死

王春彦说，“还有一个人——丁振芳。我在第二次进监狱的时候，我俩一个手铐铐进去的。我俩

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她被判刑8年。”

“2011年8月1日，丁振芳在辽宁省女子监狱第九监区被迫害致死。”

王春彦说，在丁振芳被迫害致死前的约半年的时候，她见过丁振芳一面。

正值中国黄历新年的期间，王春彦当时被迫害到血压高压230，低压136，心跳每分钟140下，所以被送到监狱医院检查。期间，有人告诉她，“丁振芳已经昏迷了。”

王春彦说，“当时她在1号房间，我在2号房间。”

“当我从厕所出来的时候，看到那个（看管丁振芳的）人离开了。我就一下子进了那个房间。”

王春彦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她面色苍白，身形消瘦，气若游丝。

王春彦对她说：“我是你大连老乡，来看你来了。”丁振芳的嘴当时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力气睁开眼睛。

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去医院看病的犯人说，丁振芳让她捎信给王春彦：“她大小便失禁，整天躺在湿褥子上。”

“这人还说，她想要多一床褥子。”

王春彦当时有多余的褥子，问这名犯人：“怎样能给她带过去？她说，她也没有办法。”

“因为在监狱是不能随意给人东西的，特别是法轮功学员之间。

我理解丁振芳是想让我知道她的状况。”

王春彦没有想到，她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和丁振芳见面了。

据明慧网报导，2011年7月30日，关押丁振芳的辽宁省女子监狱，主动打电话给丁振芳的丈夫，要求接人、保外就医。

7月31日，等丁振芳的丈夫赶到医院时，丁振芳已是死亡状态，没有气了，只有心脏靠一种仪器还能跳动。

8月1日，当丁振芳的儿子、儿媳、姐姐、妹妹赶到时，狱方已聚满了约三十个警察。现场又录像又录音，制造医院全力抢救的假相。

当家属质问狱方：为什么人死了才抢救？对方称：现在是在医院，我们又都有录像。你们上哪儿告，我们都不怕。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曾密令，对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性迫害



政策。

大连地区至少 147 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王春彦说，“我身边有太多太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不完全统计，21年来，辽宁省大连地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47人。

王春彦的不修炼法轮功的丈夫，因拒绝透露她的下落，被中共警察殴打致死。

此外，大连也有不少法轮功学员离奇失踪，疑被强摘器官。如：

付贵武，男，大连市金州区二十里堡镇法轮功学员，成都理工大学毕业生。自2000年初，前往成都后就音讯全无。付贵武母亲说：“你都不知道我都怎么过来的。就怕他不在这世上了，可能叫它们（中共当局）给害死了，都有给挖心挖肝的。”

孙宇（孙羽），男，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于1999年考入大连市大连水产学院，就读于电子信息专业。在大连求学期间，孙羽向同学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被警察看管起来。后来，孙宇失踪，至今杳无音信。

流亡海外 拥抱自由

王春彦出狱后，先流亡泰国，后于2015年11月抵达美国华府地区。

2021年3月23日晚，王春彦出席作证的弗吉尼亚州斯波特夕法尼亚县（Spotsylvania County）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决议案写道：“最强烈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由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正在实施和国家支持的强摘良心犯器官的行径。”

王春彦的故事，也被作为书面证词，送到了斯波特夕法尼亚县委员会主席和其他委员的手中。

斯波特夕法尼亚县委员会主席凯文·马歇尔（Kevin Marshall）当晚受访表示，法轮功是一种“非常平和的功法”，法轮功学员所信仰的“真、善、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信奉的价值”。◎（李辰）

九評共產黨引发三退大潮

到2021年3月31日截止
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

374,930,711